

評注昭明文選

掃葉山房發行

評註昭明文選卷十三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賈誼過秦論

漢書賈誼書第一篇名言秦之過也

便是。不修仁義。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春秋

邵曰一氣團結直至末段一齊倒捲逼出結句何等神力

握誠圖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

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闔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西河魏

方曰秦自孝公始發憤修政故首叙起

西汾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史記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

蒙故業。因遺策。連衡

之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史記無諸侯恐懼。會盟而

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不弱締交。相與為一。結連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無此四君者。皆明智

孫曰欲見秦之強故極言六國之盛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史記無約從離橫。為橫孟康曰南北為縱東西

為橫瓚曰以利害為從以威勢相協曰橫高誘曰連關中謂之縱合關東謂之橫

按從橫解義諸說不同據楚策從合楚王橫成秦帝語似當以孟康之說為長

張曰為涉廣映帶

兼一作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

杜赫。並周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蘇秦。

評註昭明文選

卷十三 過秦論

一 埽葉山房石印

邪曰每於頻處
着精神全為求
段作地
方曰極寫秦強
文勢至此作一
小東

方曰四句與起
處序孝公章法
遙應

方曰以上俱是
仁義不修之實

滑樓緩魏相

翟景未詳

蘇厲蘇秦弟

樂毅燕昭王

之徒通其意

吳起衛人

孫臏孫武之後

帶佗詳未

兒良王廖留卿

田忌齊將

廉頗趙奢

趙奢趙之田

之倫一作

制其兵

先呂氏春秋

秦人開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而

秦無亡矢遺鏃之

延敵史記無

九國之師史記有

遁逃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賂

秦秦有餘

力而制其弊

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

流血漂櫓

因利乘便

宰割天下

分裂河

山強國請伏

弱國入朝

施及孝文王

莊襄王享國之日淺

而國家無事

子孝文王立卒

及至始皇

奮六世之餘烈

至莊襄王也

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

而亡諸侯

滅二周

置三川郡

履至尊而制六合

執敲朴

以鞭笞天下

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

以為桂林象郡

漢書音義

百越非一種

若今言百蠻也

按桂

府及鬱林州地

象郡今安南國

百越之君

俛首係頸

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

長城而守藩籬

却匈奴七百余里

胡人不敢南下

而牧馬

士不敢彎弓

而報怨

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

詩書百家語者

詣守尉雜燒之

又秦更名

民曰黔首

作墮

名城殺豪俊

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

銷鋒鋦

鑄以為金人十

萬

以威約天下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天下皆叛

截裁埋根本只一句結明便已精神十倍此是草蛇灰線法方曰頓筆有十鈞之力欲轉下先頓上作文要訣孫曰欲見秦之敵故極言涉之微

方曰以上了却陳涉事與上諸侯固已困矣還為章法孫曰此五非字句法甚跌宕疎快後來模擬者不知凡幾然亦非太傳自創要從城非不高四句演出

二以弱天下之民史記始秦鑄金人十二然後踐一作新華山為城因河為池一作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言誰敢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一有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達方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古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一作人方言庸賤稱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記范蠡之陶為朱公治產積十九年三致千金孔叢子猗頓魯南其滋息不可躡躡足行伍之間免起阡陌一作掘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計故曰猗頓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揭立天下雲會而響應一無贏糧而景影從方言贏擔也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銛於鈞戟長鍛切所介也謫戍之眾非抗於五臣九國之師也一無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漢書註招音翹擢舉也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

評註昭明文選 卷十三 過秦論 二 埽葉山房石印

孫曰總一篇意以喚末二句九句作一氣下甚

邵曰亦是對問一例多入問答生波其流弊為講德論一派

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孫月峯曰中問險字奇句亦儘雜見錯出乃却以粗鹵矯健之氣行之讀者但見其飛沙走石橫溢不可遏然而精巧實理俱在內要之文字廣大精微皆不可廢若細處精跡即氣勢宏暢亦未免單薄而乏力○孫執升曰原評云古文有問口即提出主意後乃層折層翻者逐客書是也○有全篇不點主意層次敲擊至末方跌出者此論是也前段敘事妙於用實實處氣勁後段議論妙於用虛虛處神遠格律精整使讀者有一唱三嘆之致○勢如長河巨浪洶洶崩屋當其紆折停頓又若迴風生紫瀾文事之壯觀也○何義門曰自首至尾光燄動盪如鯨魚暴鱗於皎日之中燭天耀海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謂無有也假仕吳之事明君臣之義以為諷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王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王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臣字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漢書覽作聽先生曰於戲呼可乎哉可乎哉言不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道輕易乎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強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孫曰亦有節奏
有婉致如此質
朴佳處勝彼浮
飾第稍鎔鍊使
入腹淨境更妙
方曰二句臺上
文搭下不忠之
言

佛違

或有悅於目一有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

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

漢書覽作聽五臣覽下有

于直

先生對曰。昔關龍逢。

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

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

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此非上果紛然傷於身。蒙不

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

我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謠之

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

史記中滴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論註革多力也

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瑤。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

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

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極猶即承上意而轉之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

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善作理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

上以拂同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哀世之法。故養壽

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

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高書大傳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

孫曰此處語稍
蕪張曰非尋常策
士語
孫曰此後語覺
太繁
何曰句句切指
武帝時弊純乎
諷矣此謂正議
直指

先王之風則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
可以發憤矣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地薦席也
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
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
公釣於渭五臣水字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
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義同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
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
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裂一作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
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
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然靜思親惟思也曰嗟乎余
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綿連微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
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善無窮字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
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

孫曰數語不知
告誰據又稱臣
豈上武帝表邪

孫曰雙承便覺
風度勝

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結出五倫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五臣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孫月峯曰：西京文大都古淡曼倩。此篇亦然。第含雅潤耳。然而有遺味矣。陸兩侯曰：脫去富強之習。開陳仁義之言。宜在董子下哉。此以為俳優而以仕隱猶未知先生矣。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并序○講德者講漢家之德也。四子見篇中。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眾庶。聞褒有俊才。

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益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

趨學。有日矣。

距躍不行也。風俗通：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

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

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

遁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

曰：然。有是言也。夫蛟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

孫曰此等偶語
為淡翻不若首
節之單語有雅
味

孫曰描寫容止
處亦自助色

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

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晉甯戚商

歌以干齊桓屢見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晏子之中半遇越石父負芻于

人臣僕于中半遂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石父請絕晏子問其故

曰臣聞之士詘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

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

晏子出見之曰嚮見客之容今見客之意也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倭醜貌善譽者

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

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五臣但懸曼矰蒲苴

不能以射曼長也周禮註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

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沙田而能致遠五臣無未若遵途之疾也撇波擊水也衝

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惟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

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蜀在西故有二人馬乘輅而歌歌輓而

聽之白虎通名車為輅言詠歎中雅轉運中律中並嘽闌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

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士相見之禮友馬儀禮士相見

兩語其含蓄有致

孫曰一篇大指已盡於此

方曰得此一疑生出下半篇許多議論來

孫曰只就淺語中微加琢鍊便自具雅度

夏用胸左頭奉之禮文既集謂禮也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五臣作鮮聞曩從

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邱子曰所謂中

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太上天子也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一有股肱臣也文學曰

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

其指意韓詩外傳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倉唐至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

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北犬嗜晨雁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

鵲彼晨風鬱彼北林永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

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

中山君以為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五臣作心深而風移俗易

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

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趨節止也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

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硯武硯夫凡人視之快突快不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

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鍊金也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

巍蕩蕩民一作黎氓所不能命哉廣雅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五臣作美德深

方曰此段只將功德虛叙下方究極其境是作文先虛後實處

此段言刺史宜歌聖德

方曰非責其不宜議方伯即下文所謂言切也一路文字俱一步引出一妙甚

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善作宇宙。紛紜衆多貌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

究。爾雅完窮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皇唐帝文學

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言道行天子德化夫忠賢之臣遵主志承君惠。據

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使四方皆從信也尚書大傳周民

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皆溢怒昔周公詠文王

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

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

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耆之老。厖白黑咸愛惜朝

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

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

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尺寸也韓子有尺寸而

處把握而却寥廓。把握言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天諸侯陳邱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老暴集江海不

此段為文學夫子解

孫曰和解中占地步
此段答陳邱子又為先生解

此段歸善于君

方曰有是君方有是臣文氣悚宕

以為多行潦流鱗秋鱗善並逃九罟域不以為虛是以許田匿堯而深隱唐氏不

以哀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註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垂棘壁

也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

其文董正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絢絢即緡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

室計沮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

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子

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

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五臣有也字○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敵指先生也二生先生陳邱子也於是文繹復集

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

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偏

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眾也故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腋亦大夏厦之材非一邱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

評註昭明文選 卷十三 四子講德論 六 埽葉山房石印

方曰上用許多
排連須得此疎
散之筆氣方流
蕩
孫曰此處猶覺
傷煩得少刪芟
使勁淨為善
此段又入頌揚
與前意相仿而
文法絕不相襲

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三代以
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
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范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齊桓有管仲鮑叔仲鮑叔隰寧成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
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王由余五穀百里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
孫叔教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文種蠡范漂庸五臣漂作泄何尅滅強吳雪

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

段干田子

田子翟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強

齊困閔於莒

謂齊困閔王也見史記

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

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

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

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

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

條猶理也偃息

匍匐乎詩書之門

五臣無匍匐字

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五臣吐情素而披心腹

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宏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

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

孫曰摘詞率易
遠不及封禪美
新等

姓祿勤增奉五臣作倖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乏困恤民

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憐銀經之服事銀經居喪之人也惻

隱身死之腐人謂以飢寒死獄中也懷愴子弟之縲匿謂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出漢書宣帝紀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

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宰相刻削書作峭大理峻法大理主刑獄之官處位而任政者

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慄五臣作餓栗惴伏吹

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鍾○五臣作征徭無所指其手足方言征徭也嗷嗷愁怨遂亡

秦族是以養難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天子乳犬噬虎

伏難搏狸又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

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天符即下諸瑞也

瑞即下諸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薦甕之夕神光交鳳凰

來儀翼翼此下天符羣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鳳凰集魯羣鳥從神雀仍集麒麟自至

宣紀神雀仍集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甘露降未央宮又大化隆洽男女條暢

九真獻奇獸嘉穀元稷降于郡國

評註昭明文選卷十三四子講德論七埽葉山房石印

張曰梁燭夷情
千古無以易

家給年豐。咸則三壤。宣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天命

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謂同伐周公受鉅鬯而鬼方臣。周書洛誥周公曰乃命

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宣紀穆王征犬戎得四白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

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張武為南郡太守獲白虎是以北

狄賓合。五臣邊不恤冠甲士寢而旌旗朴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

瑞先生。善有夫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强者也。天性驕驕。習俗桀暴。賤老貴壯。

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

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鞬馬。播種則扞絃掌拊。扞拾

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匈奴利則進不

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忼士。何曰能改齊屢犯芻蕘。言入塞而詩人

所歌自古患之。謂獫狁孔熾我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

臣而朝賀。日逐單于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泉。關。翦髮

黔首。文身裸袒之國。編結編髮也沮顏刻面也焦齒黑齒也泉關深目也靡不奔

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婆嘔吟。鼓掖。一作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

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仍以到作歌懣上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黔不明也有暗

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孫月峯曰就淡意敷衍氣魄亦覺弱以微有華語不甚寂寥其佳處乃在舒徐自在亦正於淡處見風致○何義門曰義則一味頌美詞則過於繁縟西漢文之最卑者淵雲並稱王故不及揚也

班叔皮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

彪乃作此論以悟之

何曰歷數即命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

其揆一

五臣一作

馬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

漢書贊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

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

唐據大德而漢紹之

帝系帝堯封于

何曰符即命也

丈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唐為大德漢書

尚赤協于大德自然之運得天統矣

祖新蛇頂事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

于神明

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

本即是德業

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

孫曰稍有辭鋒

何曰此一段皆
指挂隗囂之說
乃論所由作也
註引其語者不
詳註題下

陸曰點命字醒

林曰虛行一段
承上起下

陵曰絕智

亂得奮其劍。適猶過也。漢書高祖曰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漢書
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人復知漢乎。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出。命字。
太公六韜。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其肉。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神器天子重。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
符服御之物。起。下。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韋昭曰。短謂短
重衣。所願不過一金。一斤之金也。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
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
籍。項籍。季父項梁。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又況么麼。漢書不及數子而欲閤
干天位者乎。鵠冠子。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是故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驚
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案節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爾雅。桷謂之桷。桷說文。桷。梁上椽。斗筭
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
陳嬰而王之。五臣。末作時善。無並起二字。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猝富貴。
不祥。善無。今字。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宣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
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